

古典西班牙與佛拉明哥



許金仙女 *Flor de Loto*

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教授學位
中華民國西班牙舞蹈協會創會理事長
佛洛黛蓮西班牙舞蹈團團長、藝術總監
許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團團長、藝術總監

文：許金仙女

中國《詩經》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原來幾千年前，先人的智慧已經告訴我們——文學、藝術。

幕，一幕一幕打開；舞，一場一場的跳，舞台生涯伴著我過了大半輩子，其實我是醉心在西班牙舞蹈，而傾心在中國的文學。一九八九年，曾爲陽光寫了一篇「許金仙女談佛拉明哥」，那時此地沒有中文打字設備，稿子寫好，要趁有人回台灣，順便帶回國內打字，再等有誰回西班牙，託他帶回來，校稿發現錯誤時，排版的美術系同學，就找來海外版的中央日報上的字，剪下來，挪挪移移將就補上去。歷年來同學會的辛苦，可愛點滴，無不叫老留學生們佩服。然而，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那篇文章是佛拉明哥藝術，開誠佈公於中國人世界第一篇中文學術資訊。今在摯友楊立宏會長熱心敦促下，再度就西班牙舞蹈藝術著述本文。



古典西班牙

浪漫的人不是懶，只是對設定式的程序生活，墨守成規的俗事，不屑一顧罷了。屬拉丁民族的西班牙人，隨時伺機捉住一時、一刻的放蕩，去追求獨立自主的人格，自由自在無羈的生活。因此，思維空間尺度寬放，易使人回歸人類本質之純真，異想天開之本性，而利於創造藝術之奇蹟。

所以從地方舞蹈（DANZA REGIONALES）、波麗露部門舞蹈（ESCUELA BOLERA）、佛拉明哥舞蹈（FLAMENCO），直到今日的古典西班牙舞蹈（CLASICO ESPAÑOL），無非是藝術的奇蹟再重現。古典西班牙是以近代的音樂作家、文學作家的作品做為題材，種目繁多，今略舉三首代表性的作品如下：

路易斯·阿隆索的婚禮（LAS BODAS DE LUIS ALONSO）

是抒發情感，熱情奔放又充滿激情的獨幕笑劇，全劇分成三部份場景，配上詩句。劇作家是哈維爾·布爾哥斯（JAVIER BURGOS），原名叫欄圈（EL ENCIERRO DE LOS TOROS），

意思是關牛的牛欄。其劇情是諷刺的描述一位年老的舞蹈教師，與一位年輕女孩結婚的那個夜晚，情景籠罩著賓主盡情歡愉的喜宴上，主人又放出鬥牛讓賓客鬥玩，然而不管主人多麼盛情招待，總還避免不了賓客們的竊竊私語，有意無意的取笑這對老少配。

作曲是赫羅尼莫·希梅內斯音樂大師，於1897年1月27日馬德里著名的輕歌劇院首演。此樂收集了安塔魯西亞地區的民歌樂風，如波麗露（EL BOLERO）、憂傷的佛拉明哥大調樂曲（LA CAÑA），維托舞曲（EL VITO）及南方歌謠（LA TONADILLA），輕快的凡丹戈舞曲（EL FANDANGO）…等。加以研磨創作出來的傑出音樂作品，不管在音調的高低強弱，或節奏的緊湊疏緩，都處理的完整無比，表現十足感性的南方安塔魯西亞風情的狂想樂曲。今天已成爲一隻廣受觀眾歡迎，具代表性的古典西班牙舞蹈。

多洛蕾斯的火踏（JOTA DE LA DOLORES）

托馬斯·布雷登（TOMAS BRETON），他成名的音樂作品甚多，其中這首多洛蕾絲的火踏樂曲。其創作靈感來自一齣歌劇劇本。1895



年3月16日，首演於著名的馬德里輕歌劇院，獲得很高的讚譽，之後在巴賽隆納的演出，更是尊榮備極，因此，托馬斯·布雷登被推舉為西班牙歌劇之父。

火踏源於西班牙的阿拉貢地區，包括薩拉戈薩（ZARAGOZA），特魯埃省（TERUEL），烏埃斯卡省（HUESCA），服飾特殊，足登麻織布鞋，用傳統的各式樂器演奏音樂、唱詞十分優美，音調高昂像似我國地方戲曲河南梆。其舞步獨創一格，甚少地方舞蹈有如此豐富的內涵。對於此種濃厚的地方性音樂舞蹈，舞者皆必須經過專門訓練，才能勝任其快速的活動，和變化多端的舞步。

然而，托馬斯以其神來之筆，將長久傳統樂器演奏的樂譜，做了一個偉大的突破。克服交響樂中，大量運用各種樂器的協調及技巧上的關節，創造這一首，也是唯一一首火踏舞曲。和諧流暢，如奇蹟般的交織在交響樂演奏世界中。

卡門 (CARMEN)

關於音樂方面，歐洲在保護其智慧財產法令上；作曲家，若逝世尚未滿百年的話，選用其音樂則必須要付使用權利金。所以，近幾年來，世界各國表演藝術界，簡直狂刮一片卡門風，我們不得不感謝，此位偉大的作曲家喬治比才先生 (GEORGES BIZET 1838-1875 年)。



喬治比才出生法國巴黎，終其一生，幾乎可說，未曾踏上西班牙國土一步，吸上一口西國空氣，卻憑空想像，譜出夢想中的西班牙情調旋律音樂，流傳於世，受世人代代歌詠。

1875 年 3 月 3 日，在巴黎的一個小歌劇院首演的卡門，受到無盡的詆毀、譏諷、排斥、因為當時的社會是一片浮華風氣，這個民間寫實的劇情，無疑是不入流的。命運雖然如此晦暗乖舛，但時序推移，多變的歲月，使現實的世



界漸漸接受其不可抹滅的藝術價值，據統計1900年初，光在巴黎就有一千場的演出記錄，如今的卡門，無論是在音樂、舞蹈、戲劇、歌劇、電影、文學上，已經是舉世公認的曠世瑰寶。

相較於以芭蕾舞優雅演出的卡門方式，西班牙舞的卡門，更能深切的呈現出卡門的個性，畢竟芭蕾舞鞋，限制了在舞蹈中，採用西班牙舞式技巧，因此，若論芭蕾舞的卡門與西班牙舞的卡門表現，前者是美音，後者則是真實的原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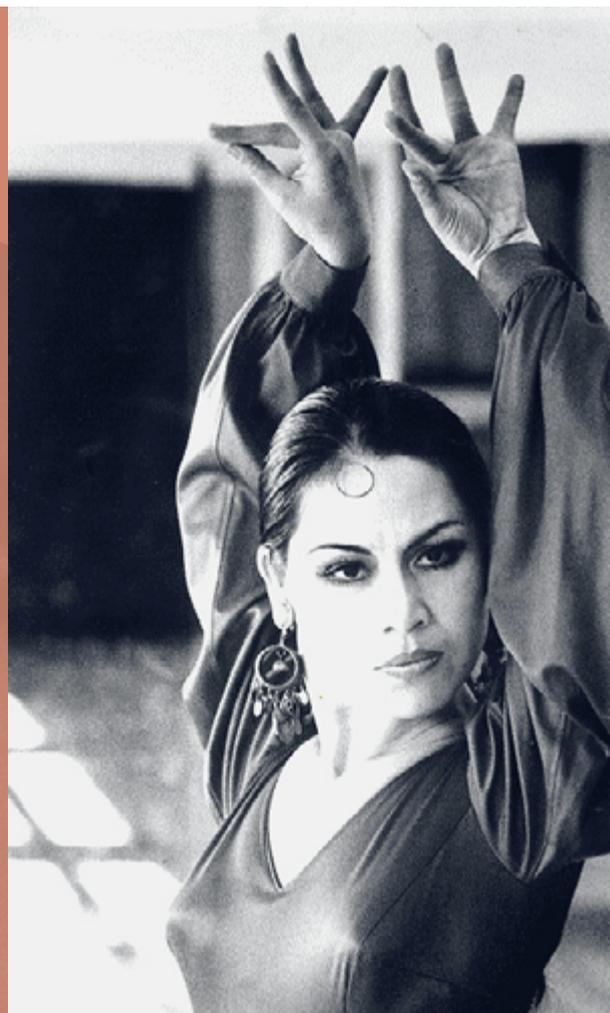
卡門，其實是一個虛擬人物，歷年來各國藝術家，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無不淋漓盡致的表現西方型情感，殊不知若按照故事中，人物的出身來研究，西班牙的吉普賽人是來自東方的印度、巴基斯坦，所以卡門是東方個性情感的本質，再融入寄居西方的個性情感，相互影響後，散發出一個東西綜合人物，而非「浪蕩」二字所能含蓋卡門，也許，當初比才作此樂曲時，即已會心巧設這個妙點，便使得「往後」不管東方、西方藝術家們，都有其不可輕視的發揮空間。

FLAMENCO= 佛拉明哥

有回國內來的一位舞蹈教授，她問我佛拉明哥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我說佛拉明哥只有一個字。雖然只有一個字，但到如今仍身世撲朔迷離，如西人說的 CADA MAESTRILLO TIENE SU LIBRILLO。各派學者專家都有一番成書說法：

(一) 英國人 GEORGE BORROW，一八三〇年，週遊西國歷經南部安塔魯西亞之後，所著的 LOS ZINCALI 一書中指出，西班牙人喚其境內之吉普賽人為佛拉明哥，他認為係由德國、荷蘭低地國，輾轉遷徙而來，但這理論至為武斷，據考證，定居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吉普賽人 (GITANOS) 根本就未曾在那些國度落腳過。

(二) 另有學者論佛拉明哥，源自阿拉伯文 FEL-AH MENKU，意思是逃亡的農民，這兩個字變成西班牙文的發音，演變而成。因為西班牙曾受阿拉伯民族，如中東、北非等，至





深且鉅的影響八個世紀之久。

(三) RODRIGUEZ MARIN 則倡言，佛拉明哥男舞者，上身著短外套，下著貼身長褲，型如抱柱挺立般的紅鸛鳥。此般理論流傳較廣，但於情於理，總顯得有點兒向文藝氣息靠攏。

(四) GARCIA MATOS 教授，則以語源學論及佛拉明哥，依據西班牙十八世紀，意為「吹噓」之俚語，形容安塔魯西亞地區的人、事、物等，一切人文生活藝術演繹而來。認為替佛拉明哥這個字洗禮，從此編入年史的一安塔魯西亞景緻，是卡爾德隆 (ESTEBANEZ CALDERON) 寫於一八四七年之名著作，第一本使用佛拉明哥這個字的書籍，做為力證。

除以上所舉之外，有關來源，可說是眾說紛紜不勝枚舉，但不管如何，今天佛拉明哥這一個字的涵義，若用在人文生活上，則是情表趾高氣昂的神采踴勁，好勝逞強的英雄氣概，豪爽不泥的自居，歡愉浪漫的隨性。如果用在藝術表達上，則是為一番美的神韻下定義，替一股情感做見證。

他來自遙遠的族人，

穿過歲月的墳場，

帶著褪殘的風華，

他來自第一聲哭泣和初吻。

詩—加西亞·洛卡 譯—許金仙女

佛拉明哥綜合阿拉伯民族、猶太民族、西班牙民族、印度民族（今居住西班牙的吉普賽人）以及南美民族，多種種族的音樂與舞蹈文化，結合再結合孕育而成的藝術。而其中，吉普賽人的音樂、舞蹈賦予佛拉明哥生命，最為濃厚，所以說吉普賽人是佛拉明哥藝術偉大的貢獻者。

可是直到目前為止，能找到對吉普賽人，居留於西班牙的唯一證明文件，是一四二五年由阿爾方索（ALFONSO V DE ARAGON）簽發給胡安（JUAN DE EGIPTO），和他的族人在西班牙的通行證，由此可見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流浪散居在這塊土地上了。

根據官方文件記載，十四世紀始即有歌唱、吉他音樂和舞蹈流行，然隨著時代變遷演



化，佛拉明哥藝術像立定青山不放鬆，勁竹原出頑石中，千錘萬擊不搖動，任他……自行茁壯成一棵枝極敏盛的大樹時，其存在價值到達不容勿視，已經是十八世紀末期了。當時的國王波旁王朝卡洛斯三世，便積極蒐集整理，但歲月的流失、科技的不張，卡洛斯三世國王，也只能為我們留下參考資料文件。不過近年來，西班牙南部一所格拉那達大學，成立了一門佛拉明哥文學研究，由一位吉普賽教授主持，相信有一天他的研究，會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美的觀點

中國人謂美：以花為容、以柳為姿、以水為態、以月為神、以書為意、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肌。美的含蓄、優雅、內斂；南歐人則是情緒真、個性明、幽默懂、浪漫解、露骨透直的健康是為美。僅此東、西方對美的定義就不盡相同，欣賞事物的角度、觀法便有了異別。

當吟詠心結的歌聲、詞意和著顫動的絃音，深觸內心底情感時，您所見到詮釋佛拉明哥的舞者，藉由舞蹈動作延伸，使身體空間舞至疾息湍喘，汗水涔涔，髮散釵落，進入靈光

獨躍般的自我世界。以情造景、以心造境、自然而然流露於面部線條上，似喜、憎、悲、怨、戲謔、傲倪、嬌俏……種種人類本性之情緒，洞澈表情盡謂之美。而決非是「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頻頻的朝觀者投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當然某些狀況需要，可以適當運用，否則在西方人對美的觀點上很難認同。總之，美得真且善，會讓觀者不知不覺中，情緒隨之起伏產生同步感應，這種現象，俱是詮釋者達到完整的 -DUENDE FLAMENCO。

有一回在長輩家做客，席間眾人談起佛拉明哥。長輩：「我們夫婦常去欣賞佛拉明歌，雖然不太懂，可是那種氣氛非常喜歡，但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他們總是皺著眉頭？跳得彷彿很痛苦。」

仙女：「顰眉蹙額並不代表著愁慮痛苦，比方說，夫妻打情罵俏人之常情，要是夫人她有意無意的在您腿上掐了一把，不知您內中的感覺如何？」

頓時在座諸位，都報以會心莞爾，接著笑朗開來，原本拘謹的飯局，變得隨和融洽。雖然我的比喻露骨了點，



但有些感覺是只能意會難以文字語言表達。當然啊啲！痛是痛在肌膚上，至於內中感覺，那就個自領會去啦。

從中國的詞連想起

中國詩經之餘，留傳在巷俚之間的民歌，到了南北朝結合起胡夷之樂，而成爲中國的詞。當您唸詞時候，浪淘沙、浣溪沙、鷓鴣天、采桑子、水調歌頭等等，有沒有發現，爲什麼古代文人雅士填詞，會用到這些相同的「題目」，而內容卻完全不同，爲什麼？因爲這不是題目，而是「詞牌」。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詞牌，規定的平、仄、韻、句式填一首甚至好幾首浪淘沙詞。所以佛拉明哥就好比中國的詞，有二十幾種「舞牌」，四十幾種「曲牌」和「樂牌」。一樣的按照快樂之舞（ALEGRÍAS）舞牌的節奏、規則、理論去編舞，每個舞蹈家所編成的快樂之舞，都會不相同。此理即明，再去欣賞表演或閱讀書籍，就能走出疑慮，推敲到佛拉明哥藝術門扉。

以前西班牙人的傳統習慣，在酒棧裡淺酌一番，暢所欲言，把臂歡敘毫無拘束，直到夜深酒過數巡，意態、形態、窘態、醉態

混淆的狀態下，放開胸懷，將諸形內心底的情愫，賦情於佛拉明哥，這種淺酌賦情的酒棧舞坊地方，人們稱之為 TABLO，此名一直延用至今，成爲一種傳統佛拉明哥的感覺代名詞。同時的，在此地方有行話專用語，比如男舞者稱 BAILAOR、女舞者 BAILAORA、男歌者 CANTAOR、女歌者 CANTAORA、男吉他者





TOCAOR、女吉他者 TOCAORA。甚至連觀眾，被那入破舞腰紅亂旋（註一）的絕妙，振撼的情緒奮張時，也會發自肺腑之情，鏗然讚歎——OLE。

所以當我們說佛拉明哥，它是包含三大藝術，佛拉明歌舞蹈、佛拉明哥吉他、佛拉明哥民歌。這三大藝術，都可以各自獨立成爲一門表演藝術，但如果結合舞蹈（BAILE）、吉他（GUITARRA）、民歌（CANTE）、助興（JALEO）便是視覺上、音樂上、感情上完整的佛拉明哥舞台表演藝術。那麼充滿這種浪漫傳統色彩的去處，就是那，夜夜對人述說古往今來的TABLAO。

日本人說：「懂得欣賞西班牙舞蹈，才是跟得上本世紀流行。」

當選 1996 年西班牙小姐的 MARIA JOSE SUAREZ，出生於賽維亞（SEVILLA），她的祖先是 500 年前，從日本來到西班牙，因戀棧這塊得天獨厚的土地，所以再也沒有歸返他那大紅圓的日本帝國，一代一代於此繁衍生根。根據西班牙國家觀光旅遊局統計，平均每年約 30 萬日本人到西班牙旅遊，欣賞佛拉明哥、



鬥牛；相對的，
西班牙卻只有
九千人去觀賞
日本精神堡壘
富士山。現駐
西班牙的日本
大使 JUTARO
SAKAMOTO
幽默的說：
「Un amor no
correspondido
（一個不相對
稱的愛）」。

西班牙 EL
PAIS 雜誌曾評
論：「今天的
想看最好的佛
拉明哥，要到
日本去。」為
什麼他們愛好
人士這麼多，
而且日本國，
又能佔有今昔



佛拉明哥的國際舞台一席威風。當然民間群策群力，政府積極贊助支持外，重要因緣是有一位，精研練究正統佛拉明哥舞蹈，好多年的日本舞蹈家河上鈴子先生，積極的將之引進日本，歷經半個世紀之努力耕耘，才會獲得今日斐然成績。

河上鈴子，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逝世於東京，享壽八十五歲。日本文化部、舞蹈界（PENA FLAMENCA）為追思「她」的偉大貢獻，特設立河上鈴子先生西班牙舞蹈獎，每年為日本人，舉行西班牙舞蹈比賽，若能贏得此獎者為一大殊榮，並奠定其在舞蹈藝術上的地位。

從一九八五年出版到現在，日本佛拉明哥雜誌月刊 EL PASEO（註二），據說是一九八五年更名的，之前已經出版十幾年了，專門報導日本，西班牙兩國的佛拉明哥藝術動態，及每個月，日本各地演出活動訊息。從這個現像，可以了解一本雜誌歷久存在，一定是有相當的消費人口。一九八六年西班牙電視台做了一集專題報導，統計在日本東京市內，就有二十六家西班牙舞蹈研究中心，全國約七十家，TABLAO 十三家。另外專賣佛拉明哥書籍

報章、錄影帶音樂公司、吉他樂器、服裝製作、響板道具、繪畫雕塑展等等。事隔多年了，確切數目，如今唯有翻一翻這本雜誌的廣告版，密密麻麻二十多頁，耐心數一數便可知曉。

一九九二年萬國博覽會、世界奧運會 EL PASEO 記者群，專程赴地中海之約，深入西班牙做各項細密精要的採訪，被他們喻為中國的河上鈴子先生—佛洛黛蓮也是他們追蹤目標之一，結果我也「散步」在 EL PASEO 裡了。

有一年西班牙國王璜·卡洛斯、皇后蘇菲亞訪問日本，日本裕仁天皇請他們欣賞日本人表演的佛拉明哥。觀後西班牙國王、皇后欽服不已，自己國家的藝術，竟受他國推崇光大，何幸而有之。接著每隔二~三年，日本的舞蹈團便會到西班牙來，表演西班牙舞蹈，做為文化交流。最近一次是去年九月，由日本文化部及駐西班牙日本大使館、駐巴塞隆納領事館，和西班牙駐日本大使館，贊助支持演出的 YOKO KOMATSUBARA 舞蹈團。馬德里首演當晚貴賓、使節、藝術人士、商界熱絡的雲集一堂。

純然，盡理至明，無論任何一種精緻藝術，皆是人類智慧的昇華，有其存在的必然道



理，也是落實國際間一一美滿文化外交之橋樑。

許金仙女 (*Flor de Loto*) 教授 1995 年 4 月 27 日凌晨寫於西班牙馬德里

原載於西班牙陽光學刊 1996.1997

註一：歐陽修詞。入破，古樂曲的繁音，類似佛拉明哥的 ESTRIBILLO。舞腰，指女性舞者美好舞姿。紅、衣飾。紅亂旋，紅影回轉旋成一片。

註二：EL PASEO，譯成中文是散步、閒逛、兜風。但在佛拉明哥的詞彙學裡，複數 PASEOS 是指佛拉明哥吉他，獨有的一種特殊彈撥指法「RASGUEOS」。所以依拙見，對一本專寫獨特學術的藝術雜誌，其書名適於用文學化來體會。



中華民國西班牙舞蹈協會、許金仙女西班牙舞蹈團

協會網站：www.flamenco.tw

協會電話：0952-528935

Email: flordelotohsu@yahoo.com.tw